

把台灣木雕藝術推向國際舞台 吳榮賜巧手 紐國萬年神木立地成佛

專訪

【記者陳維信專訪】微微海風挾著遠方的浪聲迎面拂來，和煦的陽光灑落在紐西蘭一望無際的翠綠草地上，有一座由綠色鐵皮屋搭建的大型工作室聳立在這片草地上，裡頭不時傳出陣陣木頭刨切敲刻的聲音，偶而還會聽到有人正以豪邁的台語參雜在幾段英語對話中，那個人就是國內知名木雕家吳榮賜。

「來……先喫茶啦！」吳榮賜從廚房沏了一壺普爾茶，這位傳說中的「淡江阿伯」在木雕界名聲響亮，卻親切得像自己的鄰居。年近耳順的他怎麼會遠渡重洋到紐西蘭創作呢？原來是移民紐西蘭的台灣醫師余新牙，日前積極購入許多紐西蘭國寶級神木貝殼杉（俗稱考里松），這一種樹齡可達4萬5千年的巨木，最高甚至可長到170英尺，即使沉沒在沼澤之中也不會腐朽，是世界稀有珍貴樹種。余醫師打算在紐西蘭籌建佔地百頃的木雕美術館與公園，他透過台灣國家文化總會祕書長陳郁秀的幕僚介紹，找上吳榮賜，希望他能到紐西蘭負責雕刻大佛的工作。

「就是這種良材非常難得，才會決定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工作，因為這將是非常難得又特別的經驗！」吳榮賜眼神中難掩興奮之情，如同好奇尋求新事物的小孩，不放棄任何挑戰自我、跨越世界的機會。

去年1月，當吳榮賜甫完成淡江中文所的學業，便接受余新牙這份來自千里之外的邀約，開始了他以神木雕刻一體成型巨尊大佛的創舉。經過一年多的努力，目前已完成了普賢、文殊菩薩二尊佛像的粗胚，未來將繼續雕刻千手觀音、關公、關平、周倉、媽祖、千里眼和順風耳，預計將在2008年完成這九尊大佛系列。對於雕刻神像，吳榮賜緩緩地說：「一般人以為只要有莊敬肅穆的心就可雕刻出神的韻味，其實熟練的技術與經驗才是最重要。如果在十年前，我應該也刻不好。」

雕刻巨大原木對吳榮賜來說是前所未有的考驗，因為他得先爬上架好的踢子，對3米高的原木進行刨刻，由於原木體積龐大，雕刻佛像右臉時無法看見左臉，有可能會造成左右臉比例不協調的情況，刻頭部時又無法看到下半身，有可能會使頭、身、腳的比例錯誤，困難度極高，但後來他還是以多年累積而來的雕刻經驗，一步一步慢慢克服各項困難，並在摸索中 熟巨木的雕刻技巧。

其實，吳榮賜並不是一開始就從事雕刻業，他早年在南投鄉間種植香蕉，直到蕉業逐漸沒落，開始重盤思考自己的未來，其實他也不太願意這樣摘一輩子的水果，就在某日夜裡，他夢見自己雕刻著一尊觀世音菩薩，這尊菩薩慈眉善目，而木頭細膩的紋理，更讓她的面容更顯神聖莊嚴，而他也在夢中讚嘆著自己刻得可真傳神... ..醒來

後，他便下定決心要學木雕，那年他才23歲。

行動力極強的吳榮賜，北上向福州名師潘德學藝，他優秀的才華不僅讓恩師把女兒委身與他，並在35歲那年接受當時以報導藝文為主的漢聲雜誌採訪，慢慢嶄露頭角，受到社會與藝文界的肯定，漸漸從只雕刻神佛像的傳統工藝家轉型成自由創作的木雕藝術家，至今已在世界各地舉辦過大大小小的個人展。雕刻對他而言，起初是因為興趣，每次雕刻完都會有很大的成就感，他說：「選自己『愜意』的東西去做，才會做得長久！」

莊子的「庖丁解牛」提到那種「以無厚入有間」的遊刃有餘，讓他在雕刻領域上有了不同感知與影響，這也間接牽起了他選擇就讀淡江中文的紅線，在淡江中文系與研究所的收穫或許是無法在雕刻技法上有所展現，但其所沉澱的文學韻律卻不知不覺中蘊含著更深長的思維，將文化歷史甚至民族情感的灌注在其作品之中。好學的吳榮賜，為了要適應紐西蘭的工作，每天還會背誦一些英文單字，他甚至還興起在紐西蘭讀博士的念頭。

在紐西蘭待了一年多，今年二月初吳榮賜回到台灣陪家人過年，文建會便派人登門邀請吳榮賜為已故國寶級布袋大師——黃海岱雕刻人像。戴著膠框老花眼鏡的他，時而若有所思地看著數張黃海岱的照片，時而專注地雕刻架在大腿上的半身人像，流暢地緩雕細琢，專注的神態，讓旁觀者很輕易地感受到那股對雕刻的熱情與追求完美的執著。

「一個好的作品必須將『看不見的存在』也刻出來，這樣才能表現出雕像獨有的氣韻。」這是他的創作原則，也因為如此用心的態度，讓他無法選擇出哪一件是他最喜歡的作品，畢竟每一個都是費盡巧思的藝術結晶。

吳榮賜雕工精湛，作品栩栩如生，這次的紐西蘭長征，不只讓台灣的木雕藝術推向國際舞台，也將日益被忽視的神佛雕刻這項傳統工藝導向更高的藝術層次。他不斷地揮舞著他的雙手，一釜一鑿地把藝術的種子，散播到世界各地。

